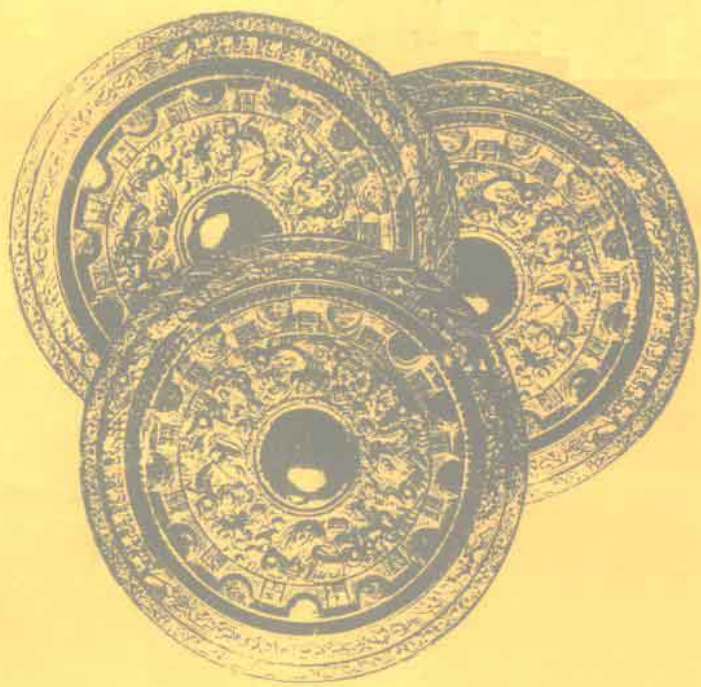


山西文史资料 1/97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1997年第1期

(总第109辑)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武胜利



ISSN 1004-5910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09 辑

1997 年 2 月出版

出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芮城商业彩印厂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3115、3118 刊号:ISSN1004-5910
邮编:030074 CN14-1023/K 定价:6.00 元

ZA56/02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姚奠中			
主任	李裕民			
副主任	乔志强	贾鸿鸣	郭全盛	聂嘉恩
	赵政民	李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王艾权	兰安乐	刘存善
	刘琦	刘纬毅	孙凤翔	华而实
	宋富盛	杨小池	杨玉印	吴体刚
	罗继长	张国祥	范仁贵	贺德宏
	赵岩平	高恩广	陶正刚	常士晔
	谢洪涛	谢克昌	董维民	霍军

主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张爱国
编委	王书福	周志清

目 录

峥嵘岁月

- 护送毛主席过晋绥 王奚真 (1)
回顾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 王士廉 (12)
-

长卷连载

- 战斗在晋中平川 王立岗 (16)
-

名人与山西

- 邓小平在山西革命活动大事记 李东光 (79)
梁漱溟先生与山西 汾阳 志明 (91)
-

共和国脚步

- 修建汾河水库见闻录 邓 瑜 (97)
娘子关提水工程审批前后 郭 力 (115)

太原私营铁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康耀先 (122)

金融票号

山西省银行片断回忆 张正廷 (129)

大德通票庄生活片断 燕居谦 (140)

七十二行

平遥中药材经营史话 刘崇生 (149)

上党铜乐器今昔 暴晋宏 (162)

宗教天地

历世章嘉活佛传略 辛补堂 王学斌 郑福林 (167)

护送毛主席过晋绥

□王奚真

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决定告别陕北人民，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平山去。在将要登上黄河渡船前，毛主席表示了对陕北人民的谢意，说，我们不会忘记陕北人民。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从佳县螳螂峪出发，渡过黄河，经碛口、临县、寨则，于26日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兴县蔡家崖。贺龙司令员将自己居住的窑洞让给毛主席。这是位于蔡家崖村西头的一座两进相连的大院落，外面院子是司令部值班室，里面院子就是毛主席和首长们住的大院，首长们住在朝南的一排石窑洞，毛主席就住在中间偏西的两眼相连的窑洞内。院西朝东是用于开会用的一眼大石窑和新盖的一排平房。

毛主席在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周。在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领导全党、全解放区的各项重大工作的同时，还在百忙中抽空向晋绥的同志做了两次讲话。一次是4月1日向晋绥干部做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次是4月2日，毛主席又在军区司令部

亲切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发表了讲话。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领了一项我一生最重要、最幸福的任务：随同中央警卫团护送毛主席到雁门关。

二

当时晋绥军区这个一级军区司令部的作战科，连正副科长共八个人，却要担负现在作战、军训、军务三个部门的业务工作。同时还要轮流担负司令部值班，对内承担首长交给的日常工作，对外接待来司令部办事的人员。此外还要抽人下部队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和担负临时的重要任务。当时我在作战科当参谋。作战科长张中如同志交待了我这个光荣任务以后，要我到副官处要一匹马，当晚赶到兴县、岢岚之间的界河口，告诉中央警卫团古远兴参谋长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骑兵中队今晚驻在那里。

我深感这个任务的重大，立即到副官处要了一匹军马，整理了行装，即由蔡家崖出发了。当我骑上这匹马时，才发现这是一匹我过去出差曾骑过的马，它是不轻易跑的，如果你紧打它，它可以一蹦一蹦跳几步，但却要把你颠得肚子疼。就这样，一个上午我只走了20里到了兴县城。我真担心这样怎么能再走60里，当晚赶到界河口。

我到兴县城军区后勤部总兵站找到郑治彰总站长。郑总站长是我们原来旅的参谋长，首长听了我的说明后，立即把他的乘马换给我，说：这匹马虽然瘦些，还生着癣，但跑起来还是很好的。于是我骑着这匹马，一溜小跑于当夜12时赶到了界河口，找到了中央警卫团古远兴参谋长。他安排我和警卫团一参谋住在一起，第二天就随中央警卫团的骑兵中队出发了。

我们由界河口经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向雁门关进发。我是第一次随骑兵行军。一个人骑马，或走或跑可以由自己，但随

骑兵走却不行，群马跑起来，纵使你的骑术再好，也左右不了你自己所乘的马，只有带头的马不跑了，你自己乘的马才能跟着不跑。记得路过五寨之后，正赶着天刮“白毛风”。所谓“白毛风”，就是天上下的结成小晶体的雪粒，它随着狂风打在脸上，使你头抬不起来，眼睁不开，脸被打得生疼，甚至肿胀起来。而五寨城北所走的又是深沟边上的一条小路，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崖边小路，骑兵中队却飞奔起来了。这时，如果从马上掉下来，则不是掉在路上，而是掉到路旁的深沟里。于是我什么也不顾了，双腿紧紧夹住马腹，眼睛一闭就任它飞奔了。这时我才体会到总兵站郑治彰站长帮我换了这匹马，是帮我解决了多么大的问题。

中央警卫团是我军素质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不论干部战士都是从部队调来的最好的侦察员、警卫连队的班排长。连级干部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装备上在当时野战军每连还只配备三挺轻机枪时，中央警卫团已是每班一挺轻机枪了。

在路上，我很尊重他们，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宿营后，我常帮他们铡草、拌料、喂马。古远兴参谋长还逗我说：“留在中央警卫团吧！”我说：“好啊。”

我一生曾三次幸福地见到毛主席。第一次是1941年春，我们刚到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不久。当时我校和鲁艺一块驻在延安东川的桥儿沟，那时我13岁。

一天，鲁艺平剧院（即京剧院）在鲁艺大礼堂演京剧。下午我到平剧院看一位同学。当我通过大礼堂北面的大院时，正看到一位首长和周扬副院长坐在大院东头谈话。当我定睛看时，这不正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嘛！毛主席穿着一身淡灰色的旧棉军装，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周扬同志也坐着一个小木凳。当我找到平剧院那位同学时，同学告诉我，毛主席今晚在这里看京剧，并要我也来看京剧。

这天晚上，我在平剧院那位同学带领下，从大礼堂后台转到

前台右侧的前排，这时正好看到毛主席在中间前排边吸烟，边和周扬等领导同志交谈着。距我不过六七公尺远。我们从晋西北抗日前方回到延安，因为在前方每人只一件棉大衣，没有棉被，朱总司令曾批给我们每人一床延安自制的毛毯，使我们感受到了回延安后党对我们的关怀。这时这么近地看到我们敬爱的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两眼不住地看着毛主席，却不知道台上究竟演的是怎么了。

第二次，是这一年的5月，那时部队艺术学校正在忙于建校打窑洞。这时我们六个孩子被抽出来排练由晋西北前方带回延安的一个晋中秧歌舞《大挑菜》。这是一个由晋中地区旧秧歌形式改编的歌颂我敌后军民抗日的秧歌舞。但是，当我们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演出后，却引起了争论。有人说，我们的表演不是艺术，我们十分懊丧。就在这后不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演说。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在文艺的普及提高问题上，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主席并进一步肯定说：“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个道理，当时我虽还不能深刻地理解，但是却知道这是对我们运用民族的文艺形式的肯定。我们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此后根据和运用民族文艺的活动逐渐开展起来。我们也对毛主席的这些论述的伟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而这一次直接参加护送毛主席却是我三次见到毛主席中最幸福的一次。我在和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一块生活的日子里，他们向我讲了许多有关毛主席的故事，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在撤离延安时的情况。

他们告诉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进攻延安时，经常派飞机轰炸延安。18日，敌人已经逼近了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已经听到炮声了，我军在崂山、三十里铺阻击敌人的激烈枪声也时而可闻。但毛主席仍然沉着地在延安的王家坪（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未离开延安。下午还和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开会研究问题。

这时，延安最后一批机关干部撤离了，群众也撤离了，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也陆续过去了，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特务也进入南关活动了。中央警卫团的同志非常担心，把机关枪架在了山头上，以防敌人袭击。但毛主席仍未走。一直到夜里12时，周副主席检查了撤离及撤离时的安全措施，毛主席才和周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撤离。

撤离延安开始，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乘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送的那辆救护车。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警卫团的骑兵中队派了两名骑兵在汽车前带路，其余的骑兵随后。飞奔的骑兵使尘土飞扬起来，影响了汽车的行驶。毛主席指示把前面的骑兵调到后面，才加快了行驶速度。后来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炸坏了，毛主席只好骑马和敌人周旋，这样就更艰苦了。并且常常是中央前委在这个山头，敌人就在那个山头。就是在这样的艰险环境中，毛主席仍是沉着地审阅电报，起草指示，召开会议，没有间断过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军委作战部李涛部长曾十分风趣地说：“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走。毛主席想让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毛主席想在哪里打他一下，就打他一下，战争就按着毛主席的预计发展。”

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告诉我，当毛主席率领的中央前委到了靖边王家湾时，敌人已经进到王家湾南20华里的坪桥。毛主席分析，敌人是想把我们往东赶，然后消灭我们；消灭不了，就把我们赶过黄河。所以我们不能上他的当。到了王家湾，敌人已经很近了。

周副主席请毛主席马上转移，毛主席却笑着说：“我还要看到敌人才走呢！”任弼时同志也劝，毛主席还是不走。最后决定由汪东兴、古远兴同志带领中央警卫团一个排在王家湾打敌人一下。这时天下起了暴雨，毛主席、周副主席才率领中央前委冒雨向小河镇转移。在小河镇稍事休息，又向天赐湾转移。由于天下雨，向导迷了路，一夜只走了几里路。到达天赐湾，敌人已到了小河镇，并派飞机侦察我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毛主席摸透了敌人的脾气。毛主席说：“这次敌人从延安奔袭小河镇，是蒋介石的部署，胡宗南直接指挥。所以胡宗南只要到了小河镇就算完成了任务，其他就不管了。而且敌人只带了四天口粮，所以到了小河镇也无法久留。毛主席还说：“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向西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要走着瞧。”后来果然如毛主席所料，中央前委在天赐湾就住了一星期。敌人从小河镇撤走后，中央前委返回小河镇又住了一个多月，毛主席还在这里召开了重要会议。

为了和敌人周旋，牵住敌人，毛主席还叫汪东兴同志带领中央警卫团一个连深入到延安、安塞之间伏击敌人，骚扰敌人，了解群众情况，帮助群众麦收。延安群众听说毛主席还在陕北和群众在一起，十分感动，送了1000斤小麦给毛主席，还含着眼泪请中央警卫团同志捎话给毛主席，请毛主席多多保重。

毛主席就是这样不避艰险率领中央前委，指挥西北野战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转得敌人晕头转向，先后在羊马河、蟠龙镇狠狠地挨了我军的揍。听了这些感人的故事，使我从内心深处涌发出对毛主席无尚崇敬，深感中国人民有这样的领袖是多么幸福。

三

我随着中央警卫团的骑兵中队，经岢岚、五寨、神池、朔县，提前赶到雁门关北面的广武镇。这里虽说是在旧广武之后新辟的集镇，但经连年战争摧残，街上两侧都是残垣破门，连个小店铺都没有。

广武镇踞于雁门关西北两山相夹的沟口，从这里向东南进入两峰错耸、峭壑阴森的山沟，蜿蜒 15 里便攀登到著名的雁门关，然后通过雁门关向南就到了代县。这就是晋察冀解放区了。而广武镇东北不足百里，则是阎锡山收编的汉奸乔日成所部盘踞的应县。

为了确保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中央警卫团古远兴参谋长指示我和警卫团骑兵中队的两位战士，以雁北支队的名义到北距广武镇 70 里驻于岱岳的山阴县委去了解情况。在山阴县委，我们了解到怀仁、岱岳、朔县是我控制的地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在运动中地主曾利用我地方干部工作中一些问题，挑拨和群众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驻于应县的汉奸乔日成部队，经常派遣特务分队沿应县通向广武镇的水渠到广武地区进行骚扰、破坏，应特别注意。县委同志还答应密切和我们的联系，有情况及时通报我们。

我回到广武镇，立即向古远兴参谋长作了汇报，并研究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通过时的保卫措施。除加强对应县汉奸乔日成部队的警戒外，还根据毛主席每到一地都喜欢和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的习惯，加强在广武镇的警戒和保卫工作。

听了古参谋长的分析，我想起了中央警卫团同志向我介绍的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另一个故事。那是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把敌人牵向西之后，又把敌人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 8 个旅向东牵

到了佳县地区。敌人企图在榆林、米脂、佳县地区消灭我中央前委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或逼我中央前委东渡黄河。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前委一面牵着敌人向北又向西转，一面指挥西北野战军。这时又遇下雨，山洪暴发，为了避免敌人追击，中央警卫团跳下佳护河，用木板架成临时木桥，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中央前委通过。敌整编第三十六师钟松果然中计，他骄兵冒进，终于被我西北野战军歼灭于沙家店，送掉了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 6000 余人。这一仗标志着我西北野战军由被动转入主动，由内线将要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

这一仗胜利后，毛主席虽然因彻夜指挥，两眼都熬红了，但十分高兴，精神很好。不仅参观了佳县造纸厂，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情况，还逛了佳县白云山庙会，参观了白云山寺庙建筑，和道长进行了交谈，逛了商贩摊位，问了商品价钱，并先坐在戏场观众的后面，后又站在板凳上观看了庙会上演的晋剧。

白云山庙会我去过，那里距佳县县城不远。在黄河岸边有一座平顶山，山上是一大片大小寺庙，寺连寺，庙连庙，一共有 53 座殿、楼、亭、台、阁，是陕西省较大的一处晚清建筑群。每逢庙会各地香客、旅客、商贾、小贩汇集白云山，烧香拜佛，经销商品，而且往往是多台唱戏，真是摊贩相连，人头攒动，热闹异常。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游庙会，其警卫之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毛主席到了庙会上尽管戴着大草帽，是农民装束，但还是被逛庙会的群众认出来了，一时“毛主席来了！”传遍了庙会。毛主席被群众围了起来。

想到这里，不禁感到我们对毛主席通过广武镇的保卫工作的责任加重了。这天晚上，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路过广武镇。当晚，我在我们携带的电台上收抄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后，根据古远兴参谋长的指示，到李克农部长住的窑洞，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读给了李克农部长，这本是我应当做的，

但是却受到了李部长的感谢，使我深深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是那样的谦虚亲切。当我回来后，得知距广武镇西五里的旧广武在当天晚上，发生了在土改整党中地主煽动群众追打我村干部的事件。由于第二天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首长要通过这里，这就更加重了我们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安全通过的责任。经过研究，古远兴参谋长指示我第二天一早即带两个骑兵排到旧广武进行沿街布岗，警戒保卫。古参谋长亲自掌管广武镇的保卫警戒工作。

4月6日，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经广武镇通过雁门关的日子。这一天早饭后，我立即带领两个骑兵排，赶到旧广武。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从西向东可以直看全街。我在镇公所了解情况后，将两个骑兵排分别在街的两侧每十公尺设置一岗，然后登上西面堡城的城头进行监视，从这里可以俯视堡城内外。

约中午12时许，西望远处，尘土飞扬起来，渐渐看到四辆美式吉普车相随驶来。我的心提起来了，急速地向堡城内外监视着。由于昨晚旧广武土改整党中出现的事件，而今晨又见我们两个骑兵排前来布岗，群众还以为是为昨晚追打村干部的事，所以旧广武堡内外反而显得十分平静。当我向堡外望去时，四辆吉普车又驶近了，都没有安车蓬。我紧张而又幸福地专注着这四辆吉普车：第一辆吉普车驾驶员旁就坐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被晒黑了。第二辆是周恩来副主席，他也戴着一顶大草帽。第三辆是任弼时同志，第四辆是陆定一同志，他们也都戴着大草帽。每辆吉普车后面装着装有行李的马褡子，马褡子上坐着秘书和警卫人员。四辆吉普车驶进城堡后，由西往东驶向堡东城门。我随后急忙下城，翻身上马，收回岗哨，带着两个骑兵排，冒着飞扬的尘土，尾随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等中央首长的车后，向广武镇飞驰而去。

当我们赶到广武镇时，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吉普车已经停在了广武镇的街中心。所谓街中心也不过是通向朔县、岱岳和雁门关三条大路在广武镇的汇合处，除破落的院墙外，就是一小片由南往北倾斜凹凸不平的乱石土坪。但是正如古远兴参谋长所估计的，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正利用这一短暂的休息时间，和当地群众在这里交谈着。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就是这样一时一刻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心连着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这个真理就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这是需要我们永远记住，丝毫不能疏忽，更不能丢掉的根本所在。否则，我们哪里有胜利可言。我们两个骑兵排回到广武镇之后，立即分散开来，和留在这里的警卫团同志一块警戒，保卫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首长。

大约下午1时左右，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又登车进入西南的山沟里，通过雁门关向晋察冀解放区驶去。望着远去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首长安全通过了广武镇，我感到完成了一项我一生最重要的任务，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我默默地祝福我们党、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平安到达平山，并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全面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就在毛主席通过雁门关后的半个月之后，即4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解放了延安。我更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胆略，率领精悍的指挥机构，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留在陕北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战斗，拖住敌人，指挥整个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雄才大略。还想起了当我们看到敌人还在猖狂进犯我们，环境还很困难时，毛主席已经提出了向敌人展开反攻，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英明预见。这时，我又想起了刻于延安南关石崖上那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几个古代石刻大字，好像正说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正是毛主席在黑暗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把革命引导向全国的胜利。

在完成我一生这个最重要最幸福的任务之后，我又接到军区要我到绥蒙军分区司令部了解工作的任务。于是我将所带电台托通信科同志带回军区，然后又从广武镇经岱岳到驻于左云这个县城郊外的八里庄绥蒙军分区司令部。又过了一年，在1949年9月，我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和晋绥野战军一部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取得了晋中战役歼灭阎锡山10余万人的重大胜利，并包围了太原城。这时我又和其他几位参谋随晋绥军区陈漫远参谋长，到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的司令部作战科工作，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我是1937年10月参加山西新军工卫旅的。当年日本侵略军逼近太原，我们从太原大南门撤出太原。现在经过十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又参加了解放太原的行列，这个巧合，不正说明我们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走向胜利的道路吗？北线我军解放太原和南线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是毛主席发布的同一命令，我军在全国的胜利正指日可待。